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Alison F. Richard 教授講辭

數周前，英國劍橋大學剛舉行過榮譽博士學位頒授典禮。令我印象尤深的是，儘管受銜人士曾獲得的國內和國際殊榮或已不知凡幾，但一所大學的授銜嘉許，總帶來無可比擬的榮耀和喜悅。

獲大學授予學位，是知識探索以至人生的重要里程碑，大學的名聲與受銜者的成就從此結下不解之緣，世人也會把該大學的教研地位與受銜者的成就等量齊觀。

今天，香港中文大學向我們頒授榮譽博士銜，既非獎章，也非勳帶或獎盃，而是學位——大學最彌足珍貴和意義重大的認同。我們三人得此殊榮，既感高興亦覺自豪，本人謹權充代表，向香港中文大學衷心致謝。

獲委以重任，代表其餘兩位傑出人士發表致謝辭，心情謙謹之餘，難免帶點戰戰兢兢。在構想應在這個場合說些甚麼時，我想到我們三人的人生經歷，似乎都體現了大學若干重要價值，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學所珍視的理念。今天的講辭內容也是據此而構思。

人文藝術的價值

白先勇教授是著名作家、劇作家，並且是崑劇製作人，他致力向現代觀眾介紹崑曲，並令這種古典藝術綻放新姿。白教授對大學生活早已瞭若指掌。香港中文大學向白教授頒授榮譽學位，所要彰顯者相信並非只是白教授的藝術成就，還有戲劇藝術的文化價值，以及大學的教化使命。

現代大學的起源可上溯至一千年前。在這段歷史裏，大學對於締造和保存藝術及文化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往往無庸贅言。即管時移世易，但大學這一作用的價值依舊無庸置疑。然而這信念到了今天，卻沒有從前那麼彰明較著。

為孚眾望，大學肩挑重擔，必須拿出具體成果來促進經濟，提升人類健康，並為物質生活帶來實際裨益；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的時期，這個擔子愈加吃重。我們大學中人也殫精竭慮，務求達到社會的期望，證明我們的能耐：我們培育的學生均準備就緒，投身社會開創事業；我們的科學家及工程師屢有開創發明。大學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巨大驅動力，我們也以此為豪。

然而，大學的價值，不能僅從物質財富及實際裨益眼，大學還負有掌管和創造文化財富之責。香港中文大學充分體現這種廣博兼容的大學理念，而表揚白教授的卓越成就，也是出於這一理念。



外界捐貲與大學書院制

今天，另一位榮譽領受人是伍步高博士。伍博士是伍宜孫慈善基金會秘書，伍氏家族一直全力支持中大。大學的眾多特點之一，是能激發人們對學校的認同熱愛，並予以慷慨支持，並且世代相繼，薪火相傳。

匡扶中大不遺餘力的伍氏家族，在這一代見證了一所新書院的誕生，這所新書院並冠以上一代最顯赫的族人伍宜孫先生芳名。

書院之為何物，我略知一二。事實上，我常自認胸中蘊藏八百年書院制的經驗！書院制是劍橋大學不可或缺的一環，早前我們還與此間同行暢論這個課題，當中包括書院的組成，當然還論及書院的好處。那麼，書院制究竟有何好處？

可以這麼說：現代大學面對的難題是一方面要成為能在全球競爭中立足的研究機構，另一方面要為一群十八歲學生提供一處生活、學習和成長於其中的地方，讓這些首次離家的青年有宛如在家的感覺。這無疑是極大的挑戰。書院制就是大中見小的設計，書院是大社群之下的小社群，這種規模最適合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往。有了書院，學生與教職員所珍視的那種親厚情誼和彼此扶持的精神，也不會因大學規模擴大而稍減。書院是沒有畛域的地方，不同學科在此交會，不同世代的人在這裡相知，不同的學術見解、成就、處事方式都能並行不悖。書院無論新舊，其影響都會馬上滲透於所屬學生的生活之中，並瞬即成為整個大學社群靈魂的一部分。

劍橋的第一所書院是彼得學院，成立於一二八四年；最新一所則是成立於一九七七年的魯賓森學院。多個世紀以來，各所學院對劍橋的重要意義再三得到證明，現在香港中文大學銳意成立更多書院，我樂觀其成。劍橋大學期盼與這些書院建立緊密院制聯繫，而且已初見成果。承蒙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慷慨資助，劍橋伊曼紐爾學院已與中大善衡書院落實交流計劃。談到書院聯繫這個課題，我特別要向晨興書院候任院長莫理斯教授以及莫理斯夫人致敬，因為在我眼中，他倆是劍橋派來中大的特使。

擔任大學校長的樂事之一，是有緣遇上見識不凡的善長仁翁為百年樹人的大業慷慨解囊。贊助者的遠大目光、雄厚財力和樂善好施之品德，配合大學的抱負和目標，雙方結成為緊密契合的夥伴，這種夥伴關係令人欣忭，叫人鼓舞。全賴這些緊密契合的夥伴關係，劍橋與中大遂可蓬勃發展。中大頒授榮譽學位予伍步高博士，是對伍博士與伍氏家族善行之感念，也顯示大學體認善長仁翁的慷慨捐助，對豐富大學校園生活功不可沒。

大學與世界

至於本人，一生從事學術工作，近年忝任大學校長，在座許多嘉賓都是學界同行。故此，我也想花一點時間，談談現代大學的目標。



今時今日，每一所大學其實都只是一個小個體，其上是一個更大的整體；這個更大的整體既是本土的，也是國內的，更是廣及全球的。雖然我們三人來自不同大學，包括加拿大、台灣、英國、美國，但我們因出席這個典禮而聚首一堂，並同獲中大的榮譽學位，今後我們都是中大校友。雖然我們各自的大學走過的道路不同，但是這些大學的未來將比過去更緊密相連。

我在美國工作三十年，大概因此深受柯克樂的大學目標論所影響。柯克樂曾任加州大學校長，是高等教育「加州系統」的設計者。貴校校長劉教授也在加州治學多年。柯克樂的理論加深了我對劍橋大學的了解。歷史悠遠而複雜的劍橋，穿梭歐洲及北美傳統之間，現今亦開始吸收和倚重亞洲元素。

柯克樂將西方大學的發展歸納為以下三種路線：

第一種為「牛津劍橋路線」。這個發展方向着重師生居息一堂，教化薰陶。

第二種為「歐洲大陸路線」。典型例子是教育學家洪堡特在一八零九年創立的柏林大學，結合教學與研究。

第三種為「美國授地路線」。這是指美國政府授地興建的大學，其特點是有教無類，注重農業和商業等實用知識。

我細察劍橋大學，發覺它博採這三種發展路線，並能審時度勢，權宜適用，我在中文大學也看到這三種路線的交織。

上述路線的功能各有建樹和重任，但也有互相衝突之處。尤其世人要求大學對社會發揮立竿見影的實用功能，但大學的主要使命實在於其長遠貢獻，這包括教化培育，以及提出可革故鼎新的發現，能移風易俗的意念，以一改世人的行徑，一新世人的思維；而為求短期的效益，往往會犧牲長遠的貢獻。這種角色衝突是不可化解的。我相信，避免大學偏離其要義的最佳方法是戒慎弗懈，時刻提醒自己和世人大學的目的，並全力捍衛其獨立和求新求變的自由。

大學發展的第四條路線

在今天的演講中，我想在柯克樂博士提出的三條路線之上，再補充第四條路線。在過去半個世紀，大學愈來愈積極地建立國際聯繫，藉以進行更多無法靠一所大學獨力完成的活動，有些活動更是前所未見的。「東西方聯盟」便是這種增值協作的一例，聯盟得到李嘉誠基金會全力支持，由全球十所大學組成，劍橋和中大都是其成員，旨在共同推進醫學領域的研究。

大學都是蘊藏社會知識的寶庫，也是孕育新知識的搖籃，人類文化在此代代相傳。大學也不負眾望，一直持久堅定、靈活變通地達成這些重任。在這個時代，我們在教育學生、創



新求變、共享知識、溝通理念方面，不斷發掘新的協作方式，這情況是前所未有的。我所說的第四條路線，正是以國際夥伴和協作的精神把世界各地的大學團結一體。

結語

二十一世紀是多事之秋，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更需要這個路向，其程度甚至超乎世人所想。中文大學是年輕的大學，因為年輕，可以不斷探索自己的使命；中文大學也是成熟的大學，因為成熟，能夠作出明智的抉擇。香港中文大學是香港之光，對學術界貢獻殊多，在全球芸芸大學中舉足輕重。今天，我們三人獲這所卓越學府頒授榮譽博士銜，感到與有榮焉；並與其未來發展密不可分，負有無可旁貸之責。最後，我謹代表我們三人，向香港中文大學致以衷心謝忱。